

## 带班我有“钞能力”

□朱永春

我的内心常与学生一样,渴望能走出堆积如山的卷子、作业和教材,奔赴户外,去呼吸一下大自然清新的空气。

身为班主任,我心中最美的育人画面,恰如曾哲笔下的春日盛景:“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这样的机会当然不多,所幸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春游,让教育尚能留有几许诗意。

那是八九年前的一个春日,我们初一年级的春游活动,在一个叫康馨园的农庄举行。其实,说是农庄,不过是挖了一口水塘,铺了一片草坪,种了一丛树林,再堆了一座假山而已,跟咱们学校比起来,那地方的景致未必能胜出多少。

但学生们兴致高涨,当然,只要是春游,学生们不挑地方,在哪里玩都很有兴致。因为这里“无讲课之乱耳,无刷题之劳形”,而且可以借春游之机,以“和家人联系”为名,名正言顺地带上手机,特别畅快地玩一玩。

在和煦的春光中,只见学生三五成群,或追逐嬉戏,或用手机摄影、打游戏、看视频,我也沉醉在这胜日寻芳的悠闲中。

突然有学生报告:小张的手机被小刘摔破了,两人吵起来了。

我脑袋嗡嗡的,过了几秒钟才恢复平静。来到出事点一看,幸好,他们还处在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阶段。见我来了,小张有些哭腔地告诉我事情经过:“小刘打游戏卡住了,硬要抢我的手机试试,结果一脱手,把我的手机屏摔坏了。”

我还没问小刘,他已爽快承认是自己的错,不该蛮不讲理去抢别人的手机。

我检查了一下那部手机,发现受损程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,只是

屏幕上多了一丝小裂痕。既然小刘已经主动认错,并承认是自己的责任,我便劝小张不要再为此纠结伤心,建议他回去后让家长去店里维修,费用由小刘家承担。

小刘对我这个“老娘舅”的调解表示认可。接着,我又安抚大家:“好不容易出来春游,咱们都是大男人,别为这点鸡毛蒜皮的事败坏了游玩的兴致和同窗情谊。走,跟朱老师一起去大草坪踢几脚足球,别再玩手机了。”

到了草地上,大家把外套一脱摆成球门,一场班级“迷你世界杯”足球赛很快便让学生们忘记了手机,更抛开了刚才那段不愉快的小插曲。

此情此景,套用曾哲的话来说便是:“草地上,队伍既分,师者两三人,童子十儿人,迎着风,追赶着球,不亦乐乎,兴而归。”

然而几天后,我的脑袋又嗡嗡的了,这次不止几秒钟,而是足足蒙了好几分钟。原来,小张妈妈修好了手机,但微信里的账单把我吓了一跳:更换原厂屏幕,成本加人工费共计1099元。

天哪,我自己刚买的手机才1000多元,本以为为修个屏幕只要几十元,最多不超过200元。

小张妈妈似乎有心灵感应,知道我在纳闷,紧接着发来了维修店的地址与号码,还发了一段语音解释:“这部手机是小张姐姐的,是5000多元的高端机,店家说不能修,只能换屏,如果不信可以直接打电话或去店里查证。”

闻言,我秒回:“您多虑了,我刚才正忙着和小刘妈妈沟通,有消息马上联系您。”其实,我担心的倒不是维修费的真实性,而是顾虑另一个问题:通过多次家访,我知道小刘的家境并不富裕,每个月的房贷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而且小刘爸妈脾气火爆,一旦知道儿子因为一个调皮举动要赔偿

1099元,估计会把小刘往死里揍。

想到这里,我马上决定用“钞能力”来平息此事。首先,我微信转账1099元给小张妈妈,备注写明“小刘妈妈的赔款”。小张妈妈收款后回复:“谢谢朱老师,辛苦啦!”

随后,我发微信给小刘妈妈:“小刘妈妈好,上次小刘摔坏小张的手机已经修好。小张妈妈说维修费99元,我来帮忙转达。”

“叮”,微信红包来了。原来是小刘妈妈发了100元过来。我收下后,立刻发了一个1元红包返还给她。

小刘妈妈在微信里问:“朱老师,您咋这么客气?我就凑个整数,您连1元也要退给我?”我回复道:“该多少钱就多少钱,请收下,别为难我哦。”

平日里常听闻不少班主任遇到类似的事情,家长各不相让,甚至指责教师管理失职,搞得教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,焦头烂额。

而我,虽自掏腰包花了1000元,却做到了快刀斩乱麻:既让学生免遭家长的“五十军棍”,自己也无需深陷纠纷泥潭。

老婆知道后,笑一笑说:“挺好的,就当是你自己当初买了一部2000多元的手机吧。”

这件事真的是天知、地知、我知、妻知,他人一概不知。一个多月过去,连我自己都快忘了。但我终究还是忘了那句古语:“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”

一个星期五的课间,学生们不知怎的聊起了手机。小张说上次春游摔坏的手机很高级,要5000多元,换个屏幕就得1099元。

小刘听后立马讽刺:“别吹啦,你那破手机总共才1099元吧?换个屏不是才99元吗?我妈妈转给朱老师了。”

一场唇枪舌剑就此爆发,两个学生争得脸红脖子粗,其他学生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一位路过的教师

听了他们的陈述,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天机就这样泄露了,百思不得其解的学生们一下子恍然大悟:原来是朱老师垫付了1000元。

下班回到家,我的手机“叮”地响了一下。原来是小张妈妈给我转来1000元,留言道:“朱老师,孩子说您垫了1000元,我们哪能让您破费,这钱您必须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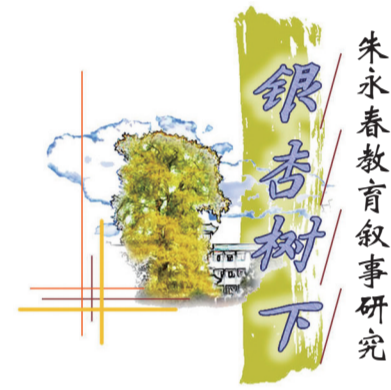
我正感到奇怪,手机又“叮”地响了一声。小刘妈妈也发来1000元,留言说:“朱老师,孩子说您垫了1000元。我当初就觉得怎么会那么便宜,请放心,我不会打孩子,但该赔多少就赔多少,这样孩子才能长记性、担责任。”

最终,我收了小刘妈妈的钱,退还了小张妈妈的1000元。老婆知道后,又笑了笑说:“挺好的,‘离家出走’的1000元竟然还能回来。”

这件事最终还是被班上所有的家长和学生知道了,似乎使得大家越发珍惜这个班集体。

那一届学生我带得特别顺利、特别省心,同事和领导都夸我带班有超能力。其实,那一届我用的,不过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“钞能力”罢了。

(作者为桐乡市第三中学教师、浙江省德育特级教师、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、浙江省“春蚕奖”获得者)

□杭州市观成武林中学  
陈怡雯

## 当「江湖义气」遇上班级责任

初一开学不到两周,我就发现小军有一定的“江湖地位”,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三五个男生。

上周体育课,隔壁班一个男生无意间多看了我们班一眼,被人撞擦一句“他是不是在瞪你们”,小军就差点儿和对方动起手来。

每次惹事,他都有一套自己的“原则”。被叫到办公室,只是一句:“老师,是我自己的问题,跟别人没关系。”从不“供”出任何一个当时起哄、挑拨的学生。

然而,他又是一个极其热爱劳动的学生。每次班里大扫除,他总是第一个抢着干最脏最累的活儿。搬书、领粉笔、倒垃圾这些杂事,只要喊一声“小军”,他二话不说就起身,甚至连办公室的卫生,他都主动包揽。

他的热情、担当和领导力,偏偏用在了错误的地方。

那天大课间,小军又惹事了:隔壁班有个男生说了我们班学生的坏话,这话辗转传到了小军耳朵里。他便带着三四个人,将那男生堵在厕所门口,狠狠“警告”了一番。没过多久,隔壁班的教师便领着垂头丧气的“受害者”找上门来。

我把他叫到办公室,照例先让其他学生回教室。

那几个男生临走时,偷偷瞥了小军一眼,眼神里有试探,也有愧疚。

小军头也没回,把校服拉链拉到顶,一副“我扛”的姿态。

“是谁告诉你这件事的?”

回应我的是沉默。

“当时谁跟你一起去的厕所?”

依旧是沉默。

我耐着性子继续问:“你有没有想过,如果今天对方动了手,或者受了伤,你要负什么责任?”

这回,他终于开了口:“我有分寸,不会闹大的。”

我知道,自己是撬不开他的嘴了。他不是包庇谁,而是在用他的方式“讲义气”。

我不再追问,转而指了指墙角那箱刚到作业的作业本说:“先去帮我把这些搬到教室,你去叫两个人帮忙。”

小军愣了一下,显然没料到剧情会这样发展。几分钟后,他带着两个男生把作业本搬走了。

他回来交钥匙时,我随口问他:“刚才那两个人,是你叫的,还是他们主动跟你来的?”

他犹豫了一下:“是我叫的。”

“有人帮忙,你开心吗?”我又问。

小军回答得很快:“开心啊,有人帮忙快多了。”

我接着问:“那如果他们不来呢?”

他挠了挠头:“那我就自己搬呗,多跑几趟就是了。”

我点点头:“所以你看,真正的兄弟,是在你需要干活的时候,二话不说撸起袖子来帮你的人;而不是在你准备去打架的时候,站在你身后喊‘上’的人。”

他怔住了,定定地看着我,半天没有说话。

从那以后,我开始有意识地将他身上那股“江湖气”往正道上引。恰逢班级要重新排值日表,有几件苦差事没人愿意干:倒垃圾、擦黑板下的粉槽,还有放学后检查桌椅底下的杂物。

我把小军叫到跟前,并没有直接指派他,而是问他:“你觉得这几个活儿,让谁干比较合适?”

他扫了一眼名单,说:“这几个人肯定不愿意。”

我顺势引导:“那怎么办?”

他试探着问:“要不……我去问问他们?”

第二天,他递给我一份新名单。那三个没人干的岗位,他分别安排给了平时跟他最铁的男生,而他自己则负责督促和兜底——谁请假了,他顶上。

“他们愿意吗?”我问。

“一开始肯定不愿意啊。”他笑了笑,“我就跟他们说,这是给班级干活,又不是给我一个人干活,咱们几个不干谁干?这么一说,他们就干了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,褪去了往日的桀骜不驯,眉眼间反而透出几分不好意思的质朴。

小军的转变,让我重新审视那些所谓“问题学生”背后的逻辑。他讲义气,何尝不是一种忠诚?他容易上头,何尝不是一腔热血?他抢着干活,这又何尝不是内心深处想被看见、被需要的渴望?

一屏万卷  
触手可读

近日,教育部公布202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名单,温州市龙湾区成功入选。自2013年起,龙湾区深耕“爱阅读”行动,全区联动21家城市书房、4家百姓书屋、77个阅读流通点,年借阅量超20万册次。图为龙湾区第二小学教育集团学生在校园里利用电子屏随时随地“悦”读。

(本报通讯员 董彩霞 摄)

## 没关系,我们重新开始

□杭州市文澜中学 陈子豪

初一第一次考试的阅卷现场,我翻到一张格外扎眼的数学试卷,整张卷子几乎空白,就连附带的草稿纸也干干净净,只有3道选择题被蒙对,最终成绩是12分。

开学两周的课堂上,这个叫小哲的男生,始终缩在教室后排,全程低头埋在课桌里,和我没有任何的眼神对视,像把自己裹进一层厚厚的壳里。我知道,他是做好了随时被批评的准备。

我把他叫到办公室的时候,小哲的双手紧紧地抓住校服的衣角,手指都抓得发白,头低得几乎快碰到胸口,连呼吸都放得很轻。

我没提试卷上的12分,也没提他没写作业的事,轻声地问他:“是不是觉得数学很难,学起来很害怕?”

他憋了很久才颤抖着说:“老师,我不是学数学的料,小学老师说我是个笨蛋,学不会数学,同学们还笑我只考十几分。我怎么学都学不会的。”

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,这个12岁

的学生,缺的不是学习能力,而是被不断否定到彻底碎掉的自信心,是师生关系的深度不信任。

我说:“分数永远不能定义你是怎样的人,老师看到的不是一个笨学生,你只是一个怕犯错、怕被嘲笑,以至于不敢动笔的学生。没关系,初中我们重新开始,你不用和别人比,只要比昨天的自己多懂一个知识点,就算赢了。”

他第一次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,眼神里已经没有之前的害怕,多了一丝难以置信的惊讶。我知道,这是我们信任的开始。

从那以后,我就给他设定自己的学习节奏。课堂上,我只问他最基础的概念问题,只要他能举手发言,哪怕声音很小,我都会在全班学生面前认真真诚地表扬他。

他第一次回答对“有理数的分类”这个问题时,我笑着跟全班学生说:“小哲回答得完全正确,看得出来他课前认真预习了,特别棒。”

那天,整节课他都没有再低头,背也挺直了一点。

课后作业,我只给他布置3道最简单的计算题,只要步骤正确、态度认真,就算有错,我也会在作业本上写下鼓励的话。

他第一次3道题全对时,我在本子上写道:“步骤规范,全对!老师看到你的认真,很开心。”那天发作业时,他拿到本子后,偷偷翻了三四次,下课对着作业本看了很久。

成长从来不是一条直线。学“有理数混合运算”,知识点难度上来,他又一次交了大半空白的作业本。之后的几天,他总是刻意躲着我,放学绕远路走,上课又恢复全程低头的状态。

我主动找他时,他还是那句话:“我好像还是学不会,太笨了。”

“没关系,难的咱们明天再学,今天先学会这个知识点。”那天,我用了半节课时间,陪着他一道题一道题拆解。

他好不容易自己算对一道题,那双灰暗的眼眸一下子亮了起来,脸上露出很久没有见过的笑容。放学的时候,他第一次停下来说了声:“老师再见!”

开学后的整整一个月,小哲的变化慢慢清晰起来:上课能一直抬头听讲,偶尔会主动举手;作业能按时交,错题也少了;午休的时候,他第一次主动拿着练习册跑来办公室问我题目。

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那天,我拿着小哲61分的卷子走到他旁边,轻轻放在他桌上,指指分数的位置。

他蒙了一下,反反复复确认了好几遍,手都在微微发抖,抬头看我时,眼眶红红的,却笑得特别灿烂。当天晚上,我收到他妈妈发来的感谢信息,她说孩子回家跟她提过,他遇到了最棒的数学教师,一定要好好学数学,说我是他心里的一道光。

如果说小哲变化的原因,最重要的是我教了他多少知识,而是我接住了他的害怕和自我怀疑。很多人觉得学困生是“不想学”,其实他们大多数是“不敢学”,被无数次打击和否定吓怕了,不敢再提笔,不敢再尝试。

教育不是给学生贴标签,而是蹲下身,看见那个被分数遮住、活生生的学生。